

我们陷在生活的水草里，令生命的夕阳逐渐沉在远山。

喂，亲爱的世界

刘宇隆 著

喂，亲爱的世界

刘宇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喂,亲爱的世界/刘宇隆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3.6

ISBN 978 - 7 - 5126 - 1854 - 1

I. ①喂…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7745 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240 毫米 1/16

印 张:19.5

字 数:256 千字

版 次:2013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 - 7 - 5126 - 1854 - 1/I. 793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杨绛先生

(代自序)

作家有其作品形象,以致太深入人心的作品形象,会遮盖他的本来形象。

比如提起鲁迅,一尊铜像就从脑海里压过来,他的每个字是铜的,文字摔在地上溅起的每滴血是铜的,愤慨、慈悲都是铜的;再比如杜甫,很难想象他脱贫了的状态,尽管他一定有不穷的时候。某一代人一般也就对作家的某一时期有感触,比如对80后,提起巴金,就是“巴金老人”;提起冰心,那自然的“冰心奶奶”。读者攀登作家,登顶后即抛一顶帽子在上面;故地重游,我们还是去找那顶帽子。作家本人是比较难见的,读者在他们身上记录的是自己,被诸如一大捧褊狭的自我簇拥着,只好不忍地制作出一副名片:作家,某某书的作者,某某奖的获得者……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一文里说:写作联系着生命本身的献祭,它成为自己作者的谋杀者,福楼拜、卡夫卡、普鲁斯特无不被其作品抹掉,他们脱离了“人”这一共在的联系,恍恍惚惚在读者心中登神。

杨绛先生也是作家,但她没有被自己的作品抹掉。甚至不少人在起先知道了她是作家的前提下,会再加一个“钱锺书夫人(遗孀)”的描述。杨绛先生的本来形象虽没被作品遮盖,一面读一面知道是杨绛在说,不是林黛玉、祥林嫂在说;却又令不少人尴尬地感到:总有一片钱锺书的魅影晃悠在附近,尤其那些相对熟悉钱先生《围城》、《写在人生边上》这两部作品的读者。钱先生的《围城》有些地方写着写着,他本人就管不太住要跳出来;杨先

生的小说不时也有这种情况。通过杨绛先生和钱先生，我渐渐有一个体会：小说创作是作品要“谋杀”作者的，杀不干净就没那么杰出；杂感创作是作者从骨灰里挣扎而出并登高一呼，他那意思：“我还在”。当然，有现代小说家故意在小说里把自己摆得很大很大，如果我们愿意对比的话，把他们真的和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摆一起，会觉得：还是讲故事去比较好，处处无我处处我。

写到这里，我差点忘了我要写一篇向杨绛先生致敬的文章。我之敬意，不在于她（包括钱先生）有多么伟大的小说作品，就作家这一方面来说，她只着实感动着我，不论《洗澡》还是《我们仨》；就学者这一面，是我完全拜服，在于一方面她的功绩，一方面她和钱先生始终在人生和人群的边上。

站在边缘已经不易，人都要受各种向心力的裹挟；站在边缘而站成了风景，人们奔向她，竟也形成一种离心趋势，把中心地带的胶着稍微松一松。杨绛先生在《一百岁感言》里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如何把世界归结在自己上？她说得很具体：“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这不太像一个百岁老人的调调。

我过去很怕读德高望重者撰著的短文。一方面，本来就是短文，你还总觉得他字缝里还有字，“一百岁”这个数字概念本身就是一部密码本；一方面，通篇的云淡风轻、沧桑落尽，原谅复原谅，看开再看开。而杨先生写在一百岁的感言，有一些不原谅的意味在里面。她对世界底色的认识是偏悲观主义的，与世无争，但还需保持一份实力防范别人，在于人性的边边角角终难以打扫得太干净，说不准哪里就张着一片小小的蜘蛛网，上面有更弱小者在垂死挣扎。该不原谅的，为什么要原谅呢？人生走到后来，更能看清什么是美好，以及哪些美好会受岁月的弹动，自将散去；哪些美好会受大世界的剥削，次第强迁。我们习惯了听毛孩子咋咋呼呼，而老人家拄着龙头杖出来表演智慧和慈祥。事实上：有顾忌，但更有冲动说出实话的年轻人恰不明哪

些才是实话;无太多顾忌,而失掉了冲动——也许给德高望重堵住了嘴的老人家恰明了什么是什么。难以估量:这一不平衡已带给人们多大的损失;以及今后它还要充当候鸟,衔着愚蠢在年龄和智慧的两季来回来去,要消耗多少人们的期盼。

通过杨绛先生的作品,我再次确定“感动”也是件极其讲究节制的事。这个词很长时间不用。“感动中国”之“感动”、“大爱无疆”之“大爱”,凡在潮流表面虚浮着的,是我致力于防范的,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正确或实质上多么正确。杨绛先生的文字,冷峻、清明,她的一口气是提得很高的,决不是混在一片话语的烂账里姑且写写。语言上不混,情绪上才不混。是土壤在保佑种子。“感动中国”比较能混,“大爱无疆”比较能混,我个人的体会:他们的话语方式成问题,倒不在感情不真挚。而话语方式长期成问题,感情就被这个坏舞伴、臭棋篓子带着,跳舞、下棋全忘了,唯余一副表面的动作的形状,每次上岗,都不过拱进那副躯壳而已。

当然,语言的起源之一还在情感。尤其个人的语言,不仅起源于围绕着他的小群体的情感,还有包裹着小群体的大世界的情感。如果大世界的情感系统坏掉,就一层一层败坏进去,个人不能独活,语言也随之糟糕。作家的使命之一在“拯救语言”,在反抗大世界里的那些不圆满一天天令语言堕落下去的趋势。他们站在边缘,中心或许上升;挤在中心的话,中心一定被压得更沉降。当然,他们对人生、人群的这种“古老的敌意”,这种一定的距离,是自发选择、本职使然,不是矫枉过正的结果。

王元化先生在《一切都不会白白过去》里引据一段典故:“犹太王大卫的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科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却反其意说,他要自己的戒指上也刻上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什么都不会永续存在,也不会毫无痕迹地湮灭,我们在世路上走。踩着一地昨日的碎片,硌脚太正常;迎向明日的玻璃,撞伤是常事。曾撞伤我们的,我们撞碎它,它硌别人的脚。

尼采《悲剧的诞生》里说:“梦神以他的崇高姿态对我们指出,这个痛苦

！喂，亲爱的世界！

的世界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通过它，一个人才不得不产生救苦的幻觉。”杨绛先生等等那些作家，谁又能完全去掉梦神似的救苦的幻觉？但更宝贵的：他们帮我们撞碎明日的帐幔，帮我们记住疼痛、快乐，陪我们一次一次在留着别人体温的碎片上走。

写于 Swansea 山中寓所
2013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

目 录

三空书院

三空书院	/ 3
清明节的回响	/ 5
空旷的三毛	/ 8
想象中的马奈	/ 10
二半吊子事难成	/ 14
希腊人的礼物(之一)	/ 19
无缘对面不相逢	/ 26
河流篇之一	/ 30
从“人”开始	/ 31
陪大师们坐一坐	/ 35
魏晋之味难尽	/ 40
作家和学者谁更重要?	/ 44
好美的中国字	/ 48
齐白石墓	/ 52
他人即地狱	/ 55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 60
历史的痛感	/ 64
巴黎路尽	/ 68

胡适是一种武侠	/ 72
布鲁诺:烈火令思想永生	/ 76
甘地·孔乙己·马丁路德金	/ 81
我译《When You Are Old》	/ 87
庄子:圣贤里的文艺青年	/ 91
想念傅斯年	/ 95
杨朱:靠边儿站的圣贤	/ 99
一代人的背影	/ 103
颜子曰	/ 106

闲话自由

闲话自由	/ 111
人们需要真相,还是别的什么?	/ 114
为“草根”立言的话语原则	/ 118
孙志刚十年祭	/ 123
无处不在的道德干预	/ 125
真实是唯一的出路	/ 129
荒谬的教育	/ 133
“别害怕,这个岛上众生喧哗!”	/ 141
认真的狂热	/ 146
杜甫“蹕红”不意外	/ 150
林书豪:他就是一个人	/ 154
这个悲剧真的很长	/ 158
够不着的道德,如何真正感动中国	/ 162
柯达死掉了,书还能活几年呢	/ 166
“光合作用”怎可能不死	/ 170

神龛的裂碎 / 173

我心如泥

我心如泥	/ 181
大小骗	/ 184
在“烟水晶”旅馆	/ 187
对速度的畏惧	/ 190
仰望一下大地	/ 193
夜梦倒挂	/ 196
海边故事	/ 198
岂敢爱之	/ 200
爸爸的日记	/ 202
年根儿起	/ 205
青青墓园	/ 210
微末情分	/ 214
三座城的非游客“游记”	/ 217
末日遗狂篇	/ 223
我 23	/ 226
北京的雪与斯旺西的雨	/ 229
赶赶集	/ 232
夜空高处的风筝	/ 235
有玫瑰花园的房子	/ 237
市井	/ 239
胖胖的病	/ 242
我妈	/ 245
背包旅馆	/ 250

Ⅰ 喂，亲爱的世界 Ⅰ

人生	/ 253
离乡三首	/ 256
白发长安	/ 258
长大成人	/ 260
黑夜里的工厂	/ 273
阁楼	/ 275
一件白衣	/ 278

戴维的计划(代后记)	/ 281
------------	-------

三 空 书 院

“你说我怎么去敲开它的门/如它邀请我在先”

——《三空书院》

三空书院

林子叠叠重重
雾里面走
生生死死
跨过结了苔藓的倒下的树干
死死生生

摸到一条台阶
糊里糊涂
你说我就这么上去吗
晨曦溅起
云团堵在风里烧成纷纷的空无

下一条台阶
往上看
仿佛一座三空书院
四个字明白地写着
尽管很远很远
你说我怎么去敲开它的门
如它邀请我在先

！喂，亲爱的世界！

我犹豫了
你麻木了
又换我麻木
而你犹豫
我在第三条台阶前坐下
巨大的空气从新鲜的山上推下来
我轻轻呼吸
同你在灯里长长读书

是你带一盏灯上山
为提防那些过浓的黑暗
三空书院里走出老翁两个
我东张西望
你已收拾起背囊

写于 Swansea 山中寓所
2013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

清明节的回响

我所知的几个地方，河南南阳老家、开封、北京、扬州，清明节都过得很讲究。还记得很小的时候随家人去田野里上坟，远远看到的是一片连绵的黄黄的土丘，周围几乎什么也没有。由村里的亲戚领着，在一些坟包前着实磕几个头，剩下的祭奠的工作就不是我的事了。当初我就很困惑：没有墓碑，也没有旁边栽一棵树什么的，怎么分辨出哪座坟里住着谁呢？

后来，长大。想通了：即便标识做得好好的，若干年过去，坟里住着的还要彻底丢掉他们的存在。大人物又怎样呢？常听说哪儿哪儿打开一座大墓，摸索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谁住在里面仍搞不清楚。生人对故人当然是有一份联系的，一座小小的坟可以把很多并不怎么相干的生命召集到一起。大家碰个头，集中悼念一下，继续地不相干。等那些联系也纷纷退场，那座坟便没人认得。可有些人物又是不容许不记得的，但坟实在找不到，怎么办？多少有点说头的所在，就碑亭呀、大红门呀、石像生呀地张罗起来。常常明知某某地方不过是这么弄起来的，还忍不住转一圈，即可见多得数不清的忍不住转一圈的孝子贤孙。

清明节的“重点”绝不在死人身上。提起开封，《清明上河图》就是画宋徽宗那会儿人们在清明节的活动，要多热闹有多热闹。张岱在《陶庵梦忆》里有一篇《扬州清明》，“是日，四方流离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也听一些人把清明叫“鬼节”的，问问张择端、张岱，鬼在哪儿呢？空间必须结合时间，如张岱谈及扬州的清明时与

之作比的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而空间竟然能结合上时间的，何其之少啊！二者互相掣肘，短暂相合即有天物入展于人物而为风物。风物者，最其开阔又最其精致。沿风物的各条边裁剪，都可看做时间与空间的黄金分割线。这世上的金线比地上的沙还多呢。

更可神奇的是：“清明”两个字说出来，画面、画境，甚至音响——跟着出来。就是上下嘴唇一碰，两个中国字，令所有影像艺术干燥得起火、肿胀得畸形。一些中国字的发音和它的字形、字义有神秘的对应关系。像“清明”这样吻合程度如此高的，并不稀有。名词方面，浪潮这个词——“浪”读起来弹出去，“潮”读起来抬上去。如果把所有人类的语言摆上桌面，又比如大家既有的语言已经被拿掉，中文的可感程度应会令此时的人类惊异、入迷。“清明”两个字说出来，生命的骨骼就给擦亮了。这个词语是由内而外的，如郑愁予《清明》一诗里写到的：“有花香，沁出我的肌肤/这是至美的一刹，我接受膜拜/接受千家飞幡的祭典。”还要杜牧那首《清明》做什么？雨纷纷、欲断魂，酒家何处、牧童遥指，“清明”两个字里都有。

清明包含的审美角度，是取之不尽的。非要纠缠那点忧伤情绪，也可以。吴文英的《渡江云·西湖清明》，先排一列失温的意象，“旧堤分燕尾”、“背面楚腰身”的，再把想说的话这么一说：“明朝事与孤冷，做满湖风雨愁人”，其实已在“清明”两个字身上雕满了不必要的花纹，木屑抖下来它反而更沉——却千古传诵。更有纳兰性德的“樱桃花谢已清明，何事缘鬟斜亸宝钗横”，就等他的“青春恨”、“憔悴可怜生”，往下读，真是！各家有各家的一套，独“清明”吃这一套、那一套，又不吃这一套、那一套，你随便去写，有挠不尽的痒痒。文学创作很像挠痒痒。人类要是有一天不玩文学了，会被人性的跳蚤吸干血。科学只是为人类穿衣服。

苏格兰阿维莫尔这个小地方没有清明节，但万物依然生长。他们仍在天地之中，只是提炼不出一清一明两只眼。他们的畅望没有回声。Burns